

群众演唱丛刊



# 好 媳 妇

(评 剧)

北 京 出 版 社

17858

862.  
4451

群众演唱丛刊

好 媳 妇

(评 剧)

蒋振亚 作

周润民 沈凤岐 智胜设计

北 京 出 版 社

1964年

## 內 容 提 要

《好媳妇》是一出题材新鲜、生活气息浓郁的小戏。

它通过女生产队长淑芳在生产中团结和教育社员的故事，反映了农民群众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，批判了个别社员重视自留地，不重视集体生产，追求工分，不顾活茬质量的思想，从而突出了淑芳一心搞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优良品质。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这个剧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。

群众演唱丛刊 **好 媳 妇** (评剧)

北京群众艺术馆编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5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·印张：1  $\frac{8}{16}$  字数：28,600

1964年12月第1版 196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7,000册

统一书号：T10071·689 定价：(5)0.11元

## 編 者 的 話

我們为了滿足农村公社社員、厂矿职工和广大青年开展业余文艺活动的需要，配合社会主义、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教育，起到推动生产、鼓舞劳动热情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的作用，选編了这套群众演唱丛刊。包括有小型戏剧（話剧、評剧、歌剧），曲艺（唱詞、和声、快板），歌曲和革命斗争故事等演唱材料。內容以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的现实生活为主，同时也适当地編选一些革命历史題材的节目。根据作品的不同形式分別单独或汇集成冊，陆续出版。編选的作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、生动活泼、方便演出。欢迎业余或专业文艺团体采用，并可作为通俗文艺讀物閱讀。我們殷切地希望专业和业余作者給予支持和帮助，更希望广大讀者提出意見和要求，帮助我們改进工作，以便能夠更好地为群众服务。

1963年9月

群众演唱丛刊

- 柜 台 (話劇)  
把 关 (評劇)  
紅 管 家 (評劇)  
好 媳 妇 (評劇)  
鸡在我这里 (評劇)  
一件棉袄 (評劇)  
送 肥 記 (評劇)  
三請周文增 (新故事)  
“杏核高” (新故事)  
壮志凌云 (唱詞集)  
好 夫 妻 (唱詞集)  
夸 铸 工 (唱詞集)  
階級斗争永不忘 (曲艺集)  
水落石出 (曲艺集)  
我的这双手 (朗誦詩)  
永远站在社会主义  
建設最前綫 (歌曲)

統一書號：T10071-389

定 价： 0.11 元

## 人 物

淑 芳——二十八岁，生产队长。

二 姐——十八岁，记工员。

金贵嫂——三十岁，社员。

大 娘——五十七岁，淑芳的婆婆。

长 松——五十多岁，支书。

时 间 一九六三年夏。

布 景 淑芳家门口。舞台右边是大门，大门的左边有个石凳，石凳的左边有棵大树。正是中午时刻，所以整个舞台都处在这大树浓荫之下。这是淑芳家吃饭乘凉的地方。

〔幕起：大娘一手拿着蒜臼，一手搥着几瓣蒜，踏着轻快的音乐，走出家门，看看没有动静。〕

## 大 娘 （唱“曲一”）

我老婆今年五十七，

儿媳妇工作积极多费力呀。

群众选她当队长，

全村劳动数第一。

可就是她光知道为集体，

为集体大伙儿都说她好，我听了也高兴，可就是叫她  
去锄俺那块自留地，也不知费了多少话，今几个才  
答应去啦，这一回保险锄得又深又细。

秋季增产没问题。

为媳妇擀好了白面条，

煎两个鸡蛋是香油的。

再砸点烂蒜将她等，  
到此时未回家心里着急。

〔大娘进屋，二妞刚因工分和金贵嫂吵了架急上。

二 妞（唱“曲二”）

金贵嫂薅谷苗不匀不细，  
按质量扣工分她蛮横不依。  
我去找队长评评理！

活没干好就得扣工分，想占便宜呀？（回头）不行！（向  
门内喊，大娘出来拦阻）淑芳嫂！淑芳嫂！（接唱）

问大娘淑芳嫂可在家里？

大 娘（挡着门）二妞，找你嫂子做什么呀？

二 妞（把大娘向门旁一拨）我不跟您说！

大 娘（再挡着）你不跟我说，我不让你进去！

二 妞 哎呀！大娘！

大 娘（有点生气二妞）哎！

二 妞 谁叫你答应呢？

大 娘 谁叫你喊我啦！（稍停）跟大娘说说怕啥？你当光你嫂  
子会解决问题，大娘我也会解决问题。

二 妞（赌气地）好，我就跟你说说，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

大 娘 说吧！

二 妞 群众反映，金贵嫂干活质量不高，薅谷苗毛毛草草，  
我扣她一分，她跟我大吵大闹，大娘……

大 娘 哎。

二 妞 这事儿，你能解决得了？

大 娘 啊，这我可解决不了。（一停）二妞，你到地里检查了  
没有哇？

二 妞 根据她平常的表现，群众的反映，那还有错？我嫂子

哪？

大 娘 你嫂子下地還沒回來。

二 妞 哎呀，你真是淨耽誤工夫！我不跟你說啦。

大 娘 不跟我說，拉倒！去去，找你嫂子去吧！

二 妞 我就知道您解決不了！

〔二妞跺腳轉身走，大娘進屋。

〔二妞下時，正好金貴嫂上。二人互相白了一眼，同時哼了一聲。

金貴嫂 不怕你先告狀，只怕你後沒理。

二 妞 不怕你嘴硬，我到地裡檢查檢查再說。（下）

金貴嫂 大妹子！——隊長！——

大 娘 （出來擋住門）你找淑芳幹什麼呀？

金貴嫂 大娘：

（唱“曲三”）

今前晌去把谷苗薅，

那三行一分要質量高。

我一共薅了十二行，

工分應該給多少？

大 娘 那應該給四分么！

金貴嫂 對呀！可二妞仗着人家是記工員，非扣我一分不行。

大 娘 這是大家訂的制度，難道說一個記工員就有那麼大權力！

金貴嫂 人家二妞現在是幹部，是大人物啦，人家可沒有把咱這社員看到眼里；按說一分兩分也不算什麼，可就是這口氣叫人難咽哪！

大 娘 哼，我就不聽她那一套！（坐在石凳上）

金貴嫂 你不聽？不聽是你有仗勢。



大 娘 我有什么仗势？

金貴嫂 你仗你家媳妇是队长嘛！

大 娘 队长又怎么样，还不是什么事也没顾过家。

金貴嫂 (以为淑芳在家，提高嗓音，想让她听见) 大娘，你可不要小看咱淑芳呀！咱淑芳那队长是上级信任，群众拥护。今早上在地里薅谷苗，一群人都表扬咱淑芳，说她有本事，有文化，办事公道，先公后私。

大 娘 (摆出老人资格) 哎，年轻人工作没经验。

金貴嫂 算了吧！听说在东庄，住队的秦书记还表扬她哪！跟东庄的干部们说，你们不会向人家何淑芳学习学习。(末一句话把声音提得特别高，不时看着大门)

[大娘已意识到金贵嫂的企图。]

大 娘 你小声点吧，淑芳不在家。

金貴嫂 不在家？去哪里啦？

大 娘 去锄自留地还没回来。

金貴嫂 哎呀呀，都过晌午啦，还没回来吃饭！就这样，你还成天说媳妇不知道顾家呀，心眼儿不够数呀！

大 娘 金贵家，你是不知道呀！

(唱“曲四”)

别看她表面聪明又能干，

其实她外精心里愁。

吃亏事她总是跑在前面，

便宜事她从来不沾边。

只因为锄点自留地，

她推迟一天又一天。

不知我说了多少遍，

人家总是不得闲。

金貴嫂 今前晌不是閑了嗎？

大 娘 今前晌說是去公社开会呢，一会又說不开了，这才扛着鋤去自留地了。誰知道一去可就长在那里了。

金貴嫂 大娘，淑芳回来可替咱說句話呀！

大 娘 說句什么話呀？

金貴嫂 我的工分唄！

大 娘 工分？那我可不当家呀！

金貴嫂 大娘，你家淑芳是队长，你是队长她媽，（拍着大娘肩膀）別看你不是干部，跟那干部也差不多。

大 娘 金貴家，你說我也当家？

金貴嫂 那当然了，淑芳是有名的好媳妇，她听你的話，你不当家誰当家？

大 娘 金貴家，我可不好戴高帽子！（脸上却露出喜色）

〔金貴嫂和大娘同笑。

〔內声：“淑芳，桥修好了嗎？”

〔淑芳声：“修好啦。”

〔內声：“那好极啦，不耽誤下午拉糞啦！”

〔淑芳声：“耽誤不了哇！”

〔淑芳在音乐声中迈着健康轻快的步子，扛鋤上。亲热地叫声：“媽！”

大 娘 哎，你看淑芳回来了！

金貴嫂 （迎上去）大妹子，你回来啦？

〔淑芳放下鋤，金貴嫂殷勤地招呼，大娘进內端了盆洗脸水上。

淑 芳 金貴嫂，你今几个閑啦？

金貴嫂 哎呀！累坏了吧！（按住鋤）赶快坐这儿歇歇吧！

大 娘 （埋怨地）你沒看天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回来吃飯！

淑 芳 （接过水盆洗手）  
（唱“曲五”）

媽媽您先別生氣，  
地里的活兒有些急。  
只要是能把活做好，  
吃飯早晚有什麼關係。

大 娘 （接唱）

只要是你把地鋤好，（轉喜悅）  
媽媽我心里也歡喜。  
我給你擰好了白麵條，  
煎兩個雞蛋還是香油的。

坐這等著，媽煮麵條去。（拿著蒜臼下）

淑 芳 媽，我去煮。

〔淑芳欲下，被金貴嫂擋着。〕

金貴嫂 淑芳，你先坐這兒歇歇吧，大娘她會做。

淑 芳 （意識到金貴嫂有事）嫂子，你有事吧？

金貴嫂 （不好意思地）說有事也沒事，說沒事吧，倒有點小事。

淑 芳 啥事，說吧。

金貴嫂 這個事呀，非你辦不行。

淑 芳 只要我能辦到，一定替你辦。

金貴嫂 其實這事，一不用你跑腿，二不用你出力，三不用你  
花一分一厘。大妹子，只要你動動嘴。

淑 芳 看嫂子說的，就是需要跑腿花錢，該幫忙的，妹子我  
也得幫忙。

金貴嫂 看看妹子，真是個明白人，不愧當隊長，就是懂得道  
理。

淑 芳 嫂子，別賣你那高帽子啦，說正事吧！

金貴嫂 今前晌薅谷苗，包的是三行一分，我薅了十二行，叫你說應該給幾分？

淑 芳 这帳还不好算，應該給四分嘛！

金貴嫂 对呀，可小二妞那記工員，非扣我一分不行！

淑 芳 那为什么？

金貴嫂 唉，大妹子！

（唱“曲六”）

小二妞那个疯閨女，  
处处好装假积极。  
仗着她是記工員，  
不扣工分她不依。

淑 芳 干部群众都是一样，事情不論大小都得讲道理。只要干活能保证质量，怎么能随便扣分哪！

金貴嫂 妹子！

（接唱）

吃飯还会掉个米，  
十个指头也不能一般齐。  
今天天气这样热，  
汗珠滚滚湿透了衣。  
太阳晒，人心急，  
丢几棵野草也是难免的。  
好不該小二妞耍脾气，  
动不动大帽子滿天飞。  
她說我自私又自利，  
又罵我光图占便宜。  
嫂子我要爭这口气，  
因此上扣我的工分我不依。

淑 芳 （唱“曲七”）

按质量定工分是正理，  
这本是众社員定的規矩。  
記工員倘若是不去检查，  
群众会把意見提。  
劝嫂子您先消消气，  
咱們俩好好商量莫心急呀。

嫂子，二姐的态度不好，我知道，不过記工員有人家的責任呀！

金貴嫂 啥責任？那二姐成天呼呼过来啦，呼呼过去了，装模作样。可她还是听你的話呀。只要你說句：“二姐，給嫂子記四分。”事情也不大，嫂子的臉面也拾起来了，那不就行了嗎？

淑 芳 要是这样，大伙不提意見嗎？

金貴嫂 社員們都相信你，这点小事，只要你一句話，誰会提什么意見？

淑 芳 （接唱）

嫂子說話欠考虑，  
我怎么能帶头破坏規矩？  
制度本是大家訂，  
不执行我沒有这种权利。

〔大娘在內喊：“飯好了，吃飯吧！”金貴嫂連忙搶着进去，端着碗出来。淑芳接碗。大娘跟着出来。

淑 芳 哎呀！嫂子看你……

金貴嫂 都是自己人，这沒啥。（示意大娘为自己說情）

大 娘 看你嫂子，慌着給你端飯，你嫂子要有什么事，就給她帮句腔吧！

金貴嫂 看看，还是大娘明白哇！淑芳，你不听我的，还能不听大娘的？你要是不說这句话，你叫大娘那脸往哪儿搁呀？

淑 芳 嫂子，你……

大 娘 淑芳，跟二姐說一声，給她四分算了。这样大一个队，哪差一分半分呐！

淑 芳 媽！

金貴嫂 大娘，你放心吧，淑芳是有名的好媳妇，不听你的話，听誰的呀。

淑 芳 嫂子！

（唱“曲八”）

公社本是集体办，

公私分明最当先。

遇私事任你挑来任你选，

讲公事想占便宜难上难哪！

金貴嫂 （两手一摊）看看，我丢这个人倒没什么，这叫大娘跟着也……唉！真是！

大 娘 （不高兴地）人家是队长嘛，能看得起咱这老的！

淑 芳 （請求地）哎呀！媽，你別說啦！我得赶快吃罢飯去鋤自留地哪！

大 娘 啊！自留地沒鋤完？

淑 芳 媽，我后晌去鋤。

大 娘 你后晌去鋤？你前晌去哪儿了？

淑 芳 媽，我本来是去鋤自留地，走到东洼小桥上，看見小桥塌了，我就到飼养室找着我赵大叔、我爹，俺爷仨把桥修了修。

大 娘 哎呀，这积极分子都出到你們这一家了！

淑 芳 媽，下午队里要拉糞，這是要緊活呀！

大 娘 這是要緊活，那是要緊活，自留地就沒有要緊過一回！  
(旁白)你們看看這種人，我叫她鋤自留地去啦，可連一點也沒有鋤就回來了！

淑 芳 我鋤了点——谷子！

大 娘 谷子？自留地就沒有種谷子，哪來的谷子？

淑 芳 修罷橋，天快晌午了，我想到地里看看庄稼，又捎帶給队里鋤了点谷子。

大 娘 哎呀！我的積極分子，我的隊長！自己的紅薯不鋤，去給队里鋤谷子，你管得那樣寬做啥呀？

淑 芳 這是集體利益，大家都有份，這咋算管得寬呀？

大 娘 看看，我說你那心眼不夠數吧，你就沒有算算，队里的東西大家都有份，你一家總不能全要吧？

淑 芳 媽！

[內喊：“淑芳，會計等你開倉庫門哪！”]

淑 芳 来啦！（在口袋里找着鑰匙，跑下）

大 娘 唉，遇上這心眼不夠數的人，你可咋辦？（看看飯，又生氣，又心疼）這飯也不顧吃就又跑了。

金貴嫂 大娘擰的這白面条，油炸的雞蛋，伺候着這熱愛集體的媳婦，再一回選模範，保險跑不掉！

大 娘 不用你管。

金貴嫂 我就不管，誰家自留地減產，誰少打糧食，與我啥相干！（欲下）

大 娘 （本來就很生氣，加上金貴嫂一說，更加生氣，拿起碗筷）吃，吃不成！（端碗回家）

[二妮上，金貴嫂下，二人打個照面。金貴嫂仍是怒氣未息，但二妮的態度已經好轉。]

二 妞 嫂子，我錯了。

〔金貴嫂莫名其妙。〕

二 妞 剛才我去地里檢查，長松叔和好多社員都在地里。

金貴嫂 啊，支書也在地里？

二 妞 是啊，我們都看你薅的谷苗又均勻又細緻，地邊几行還鋤了鋤。

金貴嫂 （不解地）地鋤了？

二 妞 是啊，大伙說你鋤得好，應該獎兩個工分。（遞工分）給，一共六分。

金貴嫂 （更疑惑）不對呀！

二 妞 對着吶，應該給四分，獎勵兩分，一共六分。

金貴嫂 這……（接工分票，猶豫地走了兩步，又回來想說啥，張嘴，沒說出來，又下）

二 妞 （看出金貴嫂的反常情緒）

（唱“曲九”）

金貴嫂往日見分不要命，  
為什麼今天跟往日大不相同？  
手拿工分舉步重，  
莫非她心里另有隱情？

淑 芳 （上）二妞！

二 妞 淑芳嫂！

淑 芳 什麼事？

二 妞 （接唱）

金貴嫂往日私心大，  
不顧質量只想把工分多拿。  
今前晌社員們反映她，  
都說她薅谷苗質量差。



为此事我把她工分扣，  
她說我依仗权势将她压。  
刚才我到地里去检查，  
检查后气得我咬碎牙！

淑 芳 怎么，质量不高？

二 妞 不是，是人家薅得細，留得匀，地边几行还鋤了鋤。  
看看我刚才跟她吵了架，現在又給人家陪不是，你說  
我这不是丢人！叫我看，这谷子不像是她鋤的！

淑 芳 你說哪块地里的谷子？

二 妞 五亩坪！

淑 芳 地边那几行是不是？

二 妞 对，是誰闲着沒事干啦，手痒了，叫我丢人！真是“哑  
巴吃黄连，有苦也难言”。想想真生气。

淑 芳 二妞，照你这么說見活就干，还犯錯誤哪？

二 妞 那当然！替誰做都可以，就是不能替她这自私自利的  
落后分子干。

淑 芳 不管她先进落后，地要减产，少打粮食，不是大家都  
有一份嗎？

二 妞 淑芳嫂，这么說来这地是你鋤的？我听大娘說，你不  
是去鋤自留地了嗎？

（二妞很生气地把脸扭过去。

淑 芳 我修桥回来路过五亩坪，看見地边几行谷子，說薅了  
跟沒薅一样。不管是誰做的活，都可以說明我們对  
社員的教育还不够。我就蹲下来，把谷苗薅了薅。老  
农常說：“谷子鋤寸，强似上粪。”我又在地边試鋤了  
几行。

二 妞 哎呀！就你管得寬！（又心疼淑芳，又气惱金貴嫂）不行，我